



催眠曾经被
骗子、卖艺者和世界各地的情报机构滥用
从全球范围看，
技艺精湛并持有医师执照的催眠专家却是凤毛麟角
一个身负数百道刀伤的男孩接受了深度催眠
他说出的真相令所有人瞬间石化……

【推理小说】

催眠师

[瑞典] 拉什·卡普拉 著
赵清 译

The hypnotist

《时代周刊》
虚构类
《华尔街日报》
推理类
TOP10

江苏人民出版社



【长篇小说】

THE
HYPNOTIST

催眠师

[瑞典]拉什·卡普拉 著
赵清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催眠师/(瑞典)卡普拉著;赵清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214-08206-0

I. ①催· II. ①卡· ②赵· III. ①长篇小说—瑞典—现代 IV. ①I53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07632号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10-475

The Hypnotist

Original Swed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Lars Kepler, 2009

First published by Albert Bonniers Förlag, Stockholm, Sweden

Published in the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by arrangement with Bonnier Group Agency, Stockholm, Sweden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催眠师
著 者	[瑞典] 拉什 卡普拉
译 者	赵 清
责任编辑	刘 焱
特约编辑	李 丹
装帧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杨庄双菱印刷厂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5
字 数	446千字
版 次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8206-0
定 价	38.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THE 目录 HYPNOTIST

- 第一章 *Part 1* 夜半惊梦.....003
- 第二章 *Part 2* 约纳警官.....011
- 第三章 *Part 3* 凶案现场.....019
- 第四章 *Part 4* 文身女孩阿依达.....024
- 第五章 *Part 5* 尸检疑点.....032
- 第六章 *Part 6* 背叛.....038
- 第七章 *Part 7* 病孩子本杰明.....041
- 第八章 *Part 8* 战栗真相.....045
- 第九章 *Part 9* 丢失的男孩.....054
- 第十章 *Part 10* 寻找埃美丽.....060
- 第十一章 *Part 11* 神秘来电.....070
- 第十二章 *Part 12* 审讯.....073
- 第十三章 *Part 13* 催眠危机.....080
- 第十四章 *Part 14* 埃美丽的男友.....085
- 第十五章 *Part 15* 公寓疑踪.....092
- 第十六章 *Part 16* 嗜血男孩的威胁.....095

第十七章	<i>Part 17</i> 自杀疑点.....	099
第十八章	<i>Part 18</i> 不伦之恋.....	102
第十九章	<i>Part 19</i> 罪恶溯源.....	104
第二十章	<i>Part 20</i> 杀戮再临.....	109
第二十一章	<i>Part 21</i> 追捕.....	115
第二十二章	<i>Part 22</i> 本杰明失踪.....	121
第二十三章	<i>Part 23</i> 绑架者是谁.....	126
第二十四章	<i>Part 24</i> 退休警察肯尼特.....	134
第二十五章	<i>Part 25</i> 密室.....	138
第二十六章	<i>Part 26</i> 相册“幽灵”.....	145
第二十七章	<i>Part 27</i> 密室惊魂.....	155
第二十八章	<i>Part 28</i> 电脑里的秘密.....	160
第二十九章	<i>Part 29</i> 口袋妖怪.....	167
第三十章	<i>Part 30</i> 来自失踪男孩的电话.....	175
第三十一章	<i>Part 31</i> 外遇.....	181
第三十二章	<i>Part 32</i> 肯尼特遇袭.....	188
第三十三章	<i>Part 33</i> 独自追踪.....	190
第三十四章	<i>Part 34</i> 第14盘磁带.....	197
第三十五章	<i>Part 35</i> 被抹掉的录像记录.....	204

第三十六章	<i>Part 36</i> 绑架现场.....	207
第三十七章	<i>Part 37</i> 不存在的“夏娃·布劳”	219
第三十八章	<i>Part 38</i> 她不是夏娃·布劳.....	295
第三十九章	<i>Part 39</i> 腐尸.....	298
第四十章	<i>Part 40</i> 寻找吼鲸王.....	304
第四十一章	<i>Part 41</i> 被削鼻的男孩.....	310
第四十二章	<i>Part 42</i> 阿依达的神秘图片.....	316
第四十三章	<i>Part 43</i> 嗜血男孩之死.....	320
第四十四章	<i>Part 44</i> “卡斯帕”之谜.....	324
第四十五章	<i>Part 45</i> 利迪娅的老木屋.....	328
第四十六章	<i>Part 46</i> 一线生机.....	332
第四十七章	<i>Part 47</i> 绝命通话.....	339
第四十八章	<i>Part 48</i> “卡斯帕”真相.....	345
第四十九章	<i>Part 49</i> 精神病人利迪娅.....	351
第五十章	<i>Part 50</i> 目的地南拉普兰.....	360
第五十一章	<i>Part 51</i> 老木屋杀机.....	363
第五十二章	<i>Part 52</i> 惩戒日.....	367
第五十三章	<i>Part 53</i> 雪地大营救.....	373
第五十四章	<i>Part 54</i> 团圆.....	385

像火，就像火一样！这是被催眠的男孩开口时最先说出的几个字。尽管他身受致命重伤——数百道刀伤，在他的脚上、腿上、腹部、背部、脸上、颈部和后脑部——还是有人对他实施了深度催眠，希望通过他的双眼看到曾经发生的事情。

“我眯起眼睛，走进厨房，但事情不对了，椅子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声音，一团红彤彤的火在地板上蔓延开来。”

助理警察在联排别墅的几具尸体中找到了这个男孩。警察以为他已经死了。男孩大量失血，已经进入休克状态，直到七个小时后才重新恢复意识。

他是唯一幸存的目击证人。刑事警官约纳·林纳认为，男孩也许能够描绘出嫌犯的详细面貌。嫌犯的的目的是要除掉这个家庭中所有的人，因此在其犯罪过程中，他很可能根本就没想要遮掩自己的面部。

然而，如果不是出现了如此非同寻常的状况，刑事警官约纳·林纳是绝不会找一个催眠师来帮忙的，他根本不会有这种念头。

在希腊神话中，睡眠之神修普诺斯是一个手拿罌粟壳、长着翅膀的男孩，他名字的含义是睡眠。他是死神的孪生兄弟，是黑夜女神和黑暗之神的儿子。

催眠作为具有现代意义的医疗术语，于1843年第一次被苏格兰外科医生詹姆斯·布雷德应用。他用这个术语来形容一种类似睡眠的状态——注意力高度集中，同时又具有极大接受度。

今天的科学已经确认，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可以被催眠的，但关于催眠的适用性、可靠性和危险性，仍然众说纷纭。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也许与催眠曾经被骗子、卖艺者和世界各地的情报机构所滥用有关。

在纯技术层面，使一个人进入催眠状态很容易，难点在于控制进程、引导患者意识以及对结论进行分析处理。如果具有丰富的经验和聪颖的天资，确实就有可能掌握深度催眠，然而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技艺精湛并持有医师执照的催眠专家却是凤毛麟角。

Part I 第一章 夜半惊梦

12月8日 星期二 凌晨

埃里克·马利亚·巴克突然从梦中惊醒——电话响了。

他醒来之前听到自己微笑着说：“气球和彩带。”

突然被惊醒令他的心脏怦怦地跳得厉害，不知道自己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埃里克对梦的内容一点儿都不记得了。

为了不吵醒妻子西蒙妮，他溜出卧室，关上卧室门之后才开始应答电话。

“是，我是埃里克·马利亚·巴克。”

一个名叫约纳·林纳的警官询问他是否已经足够清醒，能不能接受一些重要信息。他听着警官说话，思绪还仍然停留在梦醒后的黑暗的空洞中。

“我听说，你很善于治疗紧急精神创伤。”约纳·林纳说。

“是。”埃里克极为简短地回答，一边听着叙述，一边吃了一片止疼片。

警官说，他需要讯问一名目击者。这个十五岁的男孩见证了一起双重杀人案。问题是男孩伤势严重，不省人事，他的情况很不稳定，是在夜间从胡丁格的神经科转移至苏尔纳的卡洛琳斯卡医学院附属医院^[1]。

“负责的医生是谁？”埃里克问道。

“丹尼埃拉·理查兹。”

“她很有能力，我可以肯定，她能够胜任……”

“是她要我打电话给你，”警官打断了他，“她需要你的帮助，而且应该相当紧急。”

埃里克回到卧室取自己的衣服。一束路灯光从窗帘中间的缝隙挤进卧室。西蒙妮平躺在那里，用奇怪、空洞的眼神看着他。

“我本不想弄醒你。”他低声说。

[1] 卡洛琳斯卡医学院附属医院（简称卡洛琳斯卡医院）是瑞典最好的综合医院。卡洛琳斯卡医学院是世界最著名的医学院之一，是世界瞩目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评审地、诞生地。

“谁啊？”她问道。

“一个警察……一个警官，我没有听清他叫什么。”

“什么事儿？”

“我必须去卡洛琳斯卡医院一趟，”他回答说，“他们需要我帮助一个男孩。”

“现在到底几点了？”

她看了看闹钟，闭上了眼睛。他看到她布满斑点的双肩被床单的褶皱压得一道一道的。

“睡吧，亲爱的。”他低声说。

埃里克把自己的衣服拿到客厅，打开了客厅的灯，匆忙地穿上了衣服。一道明晃晃的金属光在他身后猛地一闪。埃里克转过身，看到儿子的冰鞋挂在门把手上。他一定是怕忘记才将冰鞋挂在这里的。尽管埃里克很着急，他还是去壁橱里取出旅行箱，找到冰刀护套。他把护套套在锋利的冰刀上，又把冰鞋放在地毯上，这才离开了公寓。

埃里克·马利亚·巴克坐进汽车的时候是12月8日凌晨3点。雪花缓慢地从黑色的天空中飘落。没有一丝风，那些沉重的雪片昏昏欲睡地跌倒在空无一人的道路上。他转动钥匙，发动汽车，音乐如同柔软的波浪涌了进来：迈克尔·戴维斯的《Kind of Blue》。

他开车穿过睡梦中的城市，路程不长，从龙特马卡路出发，沿着斯维亚路到北闸口。布鲁斯维肯湖在雪幕后如同一个巨大的黑洞。他缓慢地驶入了医院区，行驶在员工严重不足的阿斯特里·林格伦儿童医院^[1]和妇产医院之间，穿过放射科和精神病院，将车停在神经外科外自己平时的停车位上，离开了汽车。路灯的光映衬在大楼的窗户上。只有零零星星的几辆汽车停在访客停车场里。埃里克注意到，在这个时间，听不到从高速公路传来的汽车飞驰而过的声音。

他插入门卡，按了六位密码，进入了门厅，乘电梯来到五楼。天花板上的白色管灯如同沟渠里的冰一样在蓝色的塑料地板上反射出刺眼的光。在肾上腺素充分作用过后，直到此刻他才感到疲倦。睡眠是如此美好，它仍然还留有淡淡的幸福感。他经过一个手术室，走过一个巨大的高压氧舱的数个大门，与一个护士打招呼，又回想了一遍警官在电话里对他说的话：一个流血不止的男孩，整个身体遍布刀伤，在不停地流汗，不想躺下，无法安静下来，口渴异常。人们尝试和他交谈，但他的情况急转直下。他的意识在逐渐丧失，同时心脏跳动极不规则。负责医生丹尼埃拉·理查兹做出决定，不允许刑警接触病人。

[1] 阿斯特里·林格伦是瑞典著名儿童作家，阿斯特里·林格伦儿童医院就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

两个身穿警服的警察站在18号科室的门外。埃里克走近他们，能够感到他们的脸上掠过的一丝不安。也许他们只是累了，他想。他走到他们面前，停下脚步，亮明自己的身份。他们匆忙地看了一下证件，然后按动了按钮，门慢慢打开了。

埃里克走了进去，与丹尼埃拉·理查兹握手，注意到她嘴唇流露出的紧张感，这减轻了她由行为举止暴露出的紧张情绪。

“喝点儿咖啡吧。”她说。

“有时间吗？”埃里克问道。

“我控制住了他的肝脏出血。”她回答说。

一个四十五岁左右的男人，身穿牛仔裤和黑色外衣，正站在那里用手指敲击着自动咖啡机的外壳。他有着乱蓬蓬的金发，嘴唇很严肃地紧绷着。埃里克想，这可能是丹尼埃拉的丈夫马格尼斯。埃里克从未见过他，只在她办公室见过他的照片。

“这是你先生？”埃里克向那边做了一个手势，随后问道。

“什么？”

她看上去很开心，不过也很惊讶。

“我以为马格尼斯也许会跟来。”

“没有。”她笑道。

“你肯定吗？我可以自己问他。”埃里克开玩笑道，他走向那个男人。

丹尼埃拉的手机响了，她笑着打开手机。

“埃里克，别……”她在将手机放在耳边接听之前说道，“你好，丹尼埃拉。”

她听着，但没有听到任何声音。

“喂？”

她等了几秒钟，然后略带嘲讽地用夏威夷式的问候“阿洛哈”结束了通话。她跟在埃里克身后走了过去。

埃里克已经走到了那个金发男人面前。自动咖啡机嗡嗡响个不停。

“喝点儿咖啡吧。”那个男人边说边将咖啡杯递到埃里克的手中。

“不了，谢谢。”

男人品着咖啡，微笑了一下，脸颊上浮现出两个酒窝。

“好喝。”他说，试着再把杯子递给埃里克。

“我不想喝。”

男人一边看着埃里克，一边又喝了一点儿。

“我能借你的电话用一下吗？”他突然问道，“如果可以的话。我的忘在车里了。”

“你想要借我的电话？”埃里克干巴巴地问道。

那个金发男人点了点头，用如同打磨过的花岗岩一般的浅灰色眼睛看着他。

“我可以再借给你用。”丹尼埃拉说。

“谢谢。”

“不客气。”

金发男人接过电话，看着它，然后与丹尼埃拉的目光对视。

“我保证还给你。”他说。

“也只有你需要用它。”她开玩笑说。

他笑了笑，走开了。

“这肯定是你先生。”埃里克说。

她笑着摇头，看上去相当疲惫。她揉了揉眼睛，把银灰色的眼线弄到了脸颊上。

“我是不是要看一下病人？”埃里克问道。

“好啊。”她点头道。

“反正我已经来了。”他赶忙补充说。

“埃里克，我非常想听听你的看法，我不太有把握。”

她打开了那扇沉重的、寂静的大门，埃里克跟随她走进手术室旁的那间暖和的房间。一个瘦削的男孩躺在床上。两名护士正在给他包扎伤口。那是数百个刀伤，真是遍布全身。在脚上、在手上、在胸口和腹部、在脖子上、在头盖骨正中、在脸上。

他在不停地出汗，眼睛紧紧地闭着。脉搏很快，但很虚弱。嘴唇呈铝一样的灰白色。鼻骨看上去已经断了。一片出血在皮下扩散开来，就如同一片昏暗的云朵，从喉咙下面一直蔓延到整个胸部。

埃里克注意到男孩子的脸，尽管布满伤口，但仍然很漂亮。

丹尼埃拉低声讲述了治疗情况和孩子的各项指标数值变化。她的话突然被敲门声打断了。又是那个金发男人。他透过门上的玻璃窗向他们招手。

埃里克和丹尼埃拉对视了一下，离开了检查室。那个金发男人又站在嗡嗡作响的自动咖啡机前。

“一份大杯的卡布其诺，”他对埃里克说，“你在去见发现男孩的那位警察前会需要它。”

直到这时埃里克才明白，这个金发男人就是不到一小时前叫醒他的刑警署警官。他的瑞典语中的芬兰口音在电话里没有这么明显，或者可能是埃里克当时太累了，没有注意到。

“我为什么要去见找到男孩子的警官？”埃里克问道。

“为了解我为什么要询问……”

约纳停了下来，因为这时丹尼埃拉的电话响了。警官从上衣口袋里拿出电话，注意到女医生伸出来接电话的手，又迅速看了一眼电话显示屏。

“这应该是打给我的。”约纳接起了电话，“是……不，我要他到这里来。好吧，但这我不管。”

警官一边听着电话里同事的抗议一边微笑着。

“不过我已经对一件事有了我自己的看法。”约纳回答说。

对方高声喊了些什么。

“我按我的方式去做。”约纳用平静的语气结束了谈话。

他将电话还给了丹尼埃拉，无声地表示了感谢。

“我必须询问病人。”他很严肃地解释说。

“很遗憾，”埃里克说，“在这件事情上，我和理查兹医生做出的判断是相同的。”

“他什么时候能够跟我说话？”约纳问道。

“得等到他脱离危险。”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约纳低声说。

“情况仍然很糟糕，”丹尼埃拉解释说，“胸腔受到伤害，小肠、肝脏还有……”

一个穿着污渍斑驳的警服的男人走进来，眼神很不安。约纳挥了挥手，走上前去，和他握手。新进来的警察压低声音说了些什么，抹了下嘴唇，看着医生们。约纳对警察重复说，事情已经处理妥当了，但他们需要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这有助于破案。

“好吧，是这样的，”警察清了清嗓子说，“我们从无线电里得知，一名清洁工在图姆巴体育场的卫生间里发现了一具男性死尸。当时我们的车已经在胡丁格路了，因此只需要拐进达尔路，向着湖的方向开过去就可以了。我和清洁工谈话的时候，我的同事杨尼走进了卫生间。一开始我们以为那只是毒品注射过量，但我很快就发现，情况不是这样的。杨尼从更衣室出来，脸色惨白，似乎不想让我去看现场。他妈的到处都是血。他重复了三遍这句话，然后就直挺挺地坐在台阶上……”

警察不说话了，在一张椅子上坐下，半张着嘴死死地盯着前方。

“你想继续说下去吗？”约纳问。

“是的……救护车去了那里，确认了死者身份，我得到任务去通知家属。我们比较缺人手，于是我就自己去了。因为我的上司，她说在这种状态下，她不想拖着杨尼到处走，这是可以理解的。”

埃里克看了看表。

“你有足够的时间把它听完。”约纳用平静的、略带芬兰口音的声音对埃里克说。

“那个死去的人，”警察低垂着目光继续说，“他是图姆巴高中的老师，住在小山上新建的别墅区中。我按了好几次门铃，没有人开门。哦，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促使我绕到屋子后面，用手电透过窗户照进屋子里。”

警察沉默了，嘴唇在颤抖，他开始用指甲刮椅子上的扶手。

“继续吧，行吗？”约纳请求说。

“我必须要说吗，因为我……我……”

“你发现了男孩、妈妈和一个五岁的小女孩。男孩是唯一的幸存者。”

“可是我觉得……我……”

他不说话了，脸煞白。

“谢谢你能来，埃兰德。”约纳说。

警察立刻点点头，站起身来，困惑地抓起那件脏了的外衣，离开了房间。

“所有的人都被刀砍过。”约纳继续说，“完全疯了，他们受到了残忍的伤害，被踢过、打过和砍过，那个小女孩……她被分成了两半。下身和腿部在电视前的躺椅上……”

他停了下来，在继续说话之前，他观察着埃里克。

“似乎罪犯知道这个家庭的爸爸在体育场。”约纳解释说，“那晚有足球比赛，他是裁判。罪犯等到只剩他一个人的时候才把他杀害，然后肢解，攻击性地肢解，然后罪犯来到别墅，去杀害其他人。”

“顺序是这样的吗？”埃里克问道。

“这是我的看法。”警官回答道。

埃里克感到，他抹嘴唇的手在颤抖。爸爸、妈妈、儿子、女儿，他慢慢地想着，然后遭遇到约纳·林纳的目光。

“杀人者想要除掉整个家庭。”埃里克用很低的声音做出判断。

约纳做出了一个迟疑的手势。

“正是如此……还差一个孩子，大姐——二十三岁的一个女孩。我们没有找到她。她没有在松德比贝利的家中，也没有在男朋友家中。我们觉得，罪犯可能也在寻找她。这就是我们想要尽快询问目击证人的原因。”

“我这就进去做一个仔细的检查。”埃里克说。

“谢谢。”约纳点头致谢。

“但我们不能用病人的生命去冒险……”

“这我知道。”约纳打断他，“只是我们拖得越久，罪犯就会有越多的时间来寻找姐姐。”

“你们也许应该勘察犯罪现场。”丹尼埃拉说。

“正在全面进行呢。”他回答说。

“你去那里吧，去催着他们可能会更好些。”女医生说。

“无论怎么勘察也没法得到我想要的东西。”警官说。

“你这话我不大明白。”

“我们会在那两个地方找到凌乱不堪、庞杂海量的 DNA，数百，甚至上千之多。”

埃里克再次来到病人那里。他站在病床前，观察那张苍白、伤痕累累的脸。他气若游丝，嘴唇冻得发紫。埃里克叫了他的名字，他的脸上有一丝反应，看起来像是无比疼痛。

“约瑟夫，”他低声地重复说，“我叫埃里克·马利亚·巴克，我是医生，我要给你检查一下。如果你能够听懂我说的，你可以点点头。”

男孩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腹部因为急促的呼吸而上下起伏。尽管如此，埃里克还是完全肯定，男孩听懂了他的话，只不过他的意识后来减弱了，交流中断了。

*

半小时后，当埃里克从屋里走出来时，丹尼埃拉和刑事警官都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他能行吗？”

“现在就回答这个问题为时尚早，但他· · ·”

“男孩是我们唯一的目击证人。”约纳警官打断说，“有一个人杀死了他的父亲、母亲、妹妹，而这个人眼下可能正在去往他姐姐那里的路上。”

“这我们知道，”丹尼埃拉说，“但我们认为，也许警察应该把时间用在去找她上面，而不是在这里打扰我们。”

“我们找了，但进展非常缓慢。我们需要和男孩交谈，也许他见过行凶者的脸。”

“可能要到几个星期之后你才能询问这个男孩子。”埃里克说，“我的意思是，我们不能把他摇醒，然后告诉他，他的所有家人都被杀害了。”

“但在催眠状态下呢？”约纳说。

屋子里一片寂静。埃里克想到了在来这里的路上看到的布鲁斯维肯湖面上的雪花，想到雪花是怎样在树木中间飘飘悠悠地落向一片漆黑的水面。

“不行。”他几乎是在自言自语。

“催眠会不起作用吗？”

“我对催眠一无所知。”埃里克回答说。

“不过我对面孔的记忆能力却很好。”约纳咧嘴笑了，“你是一个著名的催眠师，你可以……”

“我是一个骗子。”埃里克打断他说。

“我可不这么认为。”约纳说，“而且这是紧急情况。”

丹尼埃拉的脸颊红了，她微笑着把目光移向地板。

“我不会。”埃里克说。

“现在我要说，是我负责这名患者。”丹尼埃拉提高了声音，“我对实施催眠持

保留态度。”

“但如果你能判定，这样的做法对患者没有危险呢？”约纳问道。

埃里克意识到，刑事警官从一开始就将催眠当做一个可行的捷径了。他明白，这绝不是突发奇想，约纳·林纳请他来医院只是为了尝试说服他来为患者催眠，并不因为他是急救和治疗精神创伤的专家。

“我曾经对自己发誓，再也不从事催眠了。”埃里克说。

他透过玻璃窗看着患者，然后转身对丹尼埃拉说：

“给他用过去氨加压素了吗？”

“没有，我打算等一等再用。”她回答说。

“为什么？”

“这有引发血栓并发的危险。”

“我一直都在关注这个问题，但我不认为这个结论是对的，我一直在给我的儿子注射去氨加压素。”埃里克说。

约纳沉重地从椅子上站起身来。

“如果你能推荐另外一位催眠师，我会感激不尽。”他说。

“我们甚至不知道患者是否会恢复自主意识。”丹尼埃拉回答说。

“我预计……”

“他必须要有意识才能够接受催眠。”她撇了撇嘴总结说。

“埃里克和他说话的时候他在听。”约纳说。

“我不这么认为。”她嘟囔道。

“没错，他确实听到我说的话了。”埃里克说。

“这样我们就能够救他的姐姐。”约纳继续说。

“我现在要回家了。”埃里克低声说，“给病人注射去氨加压素，考虑一下压力平衡仓。”

他离开了房间，一边经过走廊，进入电梯，一边脱下白大褂。大厅里有很多人在走动。门锁了，天已经亮了一些了。车刚刚驶出停车场，他就伸手从仪表盘旁的汽车储物盒里拿出那个小木盒子。他熟练地打开画着彩色鹦鹉的盖子，拿出三片药，迅速吞了下去，目光根本不需要离开道路。他必须要叫在叫醒儿子给他打针之前睡上两三个小时。

Part 2 第二章 约纳警官

12月8日 星期二 早晨

刑事警官约纳·林纳在贝利路上的小咖啡馆里点了一个大号的奶酪、一份意大利风干牛肉配西红柿干儿三明治。这是清晨很早的时候，咖啡馆刚刚开门，接受他点单的女服务生还没有来得及把面包从袋子里拿出来。

昨晚他做过三件事——去图姆巴勘察过犯罪现场，去苏尔纳的卡洛琳斯卡医院看望过幸存者，在半夜与丹尼埃拉·理查兹和埃里克·马利亚·巴克两位医生谈话。此后他回到自己位于弗雷德海尔的公寓，睡了三个小时。

现在约纳在等自己的早餐，他透过雾蒙蒙的窗子看到了窗外的市政厅，想到了庞大的警署建筑和市政厅之间的公园下的那个涵洞。他拿过送还的银行卡，借用玻璃柜台上一支硕大的笔在回执上签上了名字，然后离开了咖啡馆。

夹杂着雨水的雪片快速从天上落下，约纳一只手持着他热腾腾的三明治，另外一只手持着装有室内曲棍球的运动包，顺着贝利路匆匆而行。

我们晚上会遭到痛击——我们真够可怜的，约纳想。我们会遭遇一顿“暴打”，就像他们所宣告的那样。

国家刑警的室内曲棍球队输给了社区片警、交警、海事警察、国家警备部队、特警和治安警察。不过输球之后，他们就有理由聚在酒馆里痛饮一番，借此好好安慰安慰自己了。

我们唯一战胜过的就是实验室的那些老头儿了，约纳想。

当他走过警局大楼、经过大门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这个星期二他既不会去打球，也不会去酒馆。他看到有人在省法庭谈判厅外的牌子上画了一个纳粹万字符号。他大踏步地向克鲁努贝利监狱的方向走去，他看到高高的铁门在一辆汽车的后面无声无息地关上了。雪片融化在岗亭的大玻璃窗上。约纳走过游泳馆，斜穿过草坪，走向那个庞大建筑物的侧面。他想，整个建筑的外立面像是块经过打磨的暗色的铜，不过是沉在水下的。拘留聆讯厅前长长的一排自行车停车位中没有一辆自行车，旗子湿漉漉地耷拉在旗杆上。约纳在两个金属阻车桩间小跑了两步，跑到了高高的、结了霜的玻璃屋顶下，他跺了跺脚上的雪水，然后走进了国家警署的大门。

在瑞典，警务事务由司法部负责，而司法部却没有执法权。负责执行管理的是国家警署。国家警署下辖国家刑警、治安警、警察学校和国家刑侦技术实验室。

国家刑警是瑞典唯一的中央执行警务机构，负责对付严重的国内和国际犯罪。